

# 《圣经》典故翻译对中英文学的影响

张 叶

(湖南城市学院 大学英语部, 湖南 益阳 413000)

**摘要:**《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大量出典于《圣经》的文学典故,与世界各国文化相互融合,《圣经》的典故翻译就对英语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圣经》;典故;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942(2004)05-0108-03

众所周知,《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它对整个西方社会影响巨大。它深入人们的生活,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渗透到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圣经》对西方世界的影响犹如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样深远。一千多年来,《圣经》在全世界译本繁多,它的翻译对丰富一些民族的语言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世界各民族语言中有大量出典于《圣经》的文学典故,而这些典故与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本文试图从《圣经》典故的英译与汉译两方面来探讨其对英语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影响。

## 一、《圣经》典故英译及其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影响

### (一)《圣经》英译过程

基督教的《圣经》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前者39卷,后者27卷。<sup>[1]</sup>《旧约全书》本是犹太教圣经,是希伯来民族文学遗产的总汇,其原文为希伯来文。公元前285年至公元前249年,有70个学者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将它译成希腊文。译本名为《七十人译圣经》。《新约全书》原文是希腊文,于公元一、二世纪时陆续写成,之后不久被译成拉丁文。《圣经》在全世界译本繁多,它的英译本始于8世纪,第一部全英译本“维克利夫”(Wycliff)译于1382年。之后出现了“廷代尔氏圣经”(Tyndale)。英译圣经的权威本是1611年出版的《钦定圣经》(Authorized)<sup>[1]</sup>,一直沿用到现在。这本译本是在詹姆士一世的命令下翻译的,故称为“詹姆士王圣经”或“钦定圣

经”。

### (二)《圣经》典故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影响

英语《圣经》的问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同《圣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英译过程中新产生的表达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达能力,产生了300个以上的文学典故。《圣经》的英译过程,对英语语言和文体的形成占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为西方文学的文学类型、形式和内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 《圣经》典故在西方文学中得到广泛运用,许多伟大的诗人、文豪和艺术家以圣经故事和传说为题材,创造出不朽著作。如英国7世纪伟大的诗人密尔顿的长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和《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意大利名画家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等都运用了《圣经》典故。在作品中和讲话中引用《圣经》中的典故,变成习语进入英语词汇的例子更是随处可见。如“Judah's Kiss”犹大的吻,“the elect of the God”上帝的选民,“Scapegoat”替罪羊,“David”大卫——指少年英雄,“Solomen”所罗门——指智者,“Satan”撒旦——指魔鬼。“Last Supper”最后的晚餐,“Naboth's vineyard”拿伯的葡萄园——指令人垂涎的事物<sup>[2]</sup>等等。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到处闪烁着《圣经》典故的夺目光辉。在《威尼斯商人》中,女主人公鲍西娅以其惊人的才智,假扮法官,在法庭上驳倒了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夏洛克为了讨好这位女法官,称她为“丹尼

收稿日期: 2004-06-11

作者简介: 张 叶(1979-),女,湖南益阳人,助教,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尔”(Daniel)。“丹尼尔”是《圣经外传·苏温娜的故事》里古犹太有名的年轻法官。19世纪英国小说家夏洛蒂的小说创作也深受《圣经》的影响,其《简爱》引用《圣经》典故词语达60次以上。小说虽然写的是近代人的日常生活,无意于宣传教义,但无意中随处流露基督教意识。简爱的思想言行,多依《圣经》指示,如在劳渥德学校蔬菜淡饭都吃不饱时,如就引用《圣经》的箴言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在26章中,简爱经历了一场罗契斯特与他的疯妻子的惊心动魄的心情:“我的希望全部破灭了,一夜之间降落在埃及的所有头生子身上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命运袭击了我。”这里“头生子的命运”这一典故出自《旧约·埃及记》第12章29节。<sup>[6]</sup>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生动地揭露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在第一次当大臣时,“穷得象约伯一样(as poor as Job),而离任时却成了百万富翁”。约伯是《圣经·约伯记》的主人公,由于上帝对他的考验,使他的财产尽皆丧失,一贫如洗。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把帝国主义比喻成“泥足巨人”(clay feet),这个典故也是出自《圣经》故事,被喻为“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当今世人把鸽子和橄榄枝象征和平,也是从《圣经》开始的。

2. 英译《圣经》典故所表达思想和教义经常成为作家创作的的主题。如莎士比亚的早期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被誉为“一曲永世不衰的“爱”与“美”的颂歌,体现出“博爱”的思想。这出悲剧通过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的世仇纷争与两家儿女之间的生死恋,反映了美好的爱的生活原则被邪恶的仇恨激起的械斗所破坏,而悲剧的结局中却吐露出“和谐”的光芒,表达了朝前看的积极乐观昂扬的精神。这里同样体现出强烈的基督精神,即用“爱”去熔化一切罪恶。剧中男女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一对年轻的殉道者,他们用自己的“爱”去化解了两大家族之间的刻骨仇恨。正因如此,后来的评论家认为,尽管这是一出悲剧,但剧中处处充满着青春与春天。

总之,《圣经》与英语语言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圣经》是西方文化之根,万紫千红的西方文学之花就是从这条根上开放出来的。

## 二、《圣经》典故汉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 (一)《圣经》汉译过程

基督教从唐代(时称景教)开始传入中国,迄今已有1300多年。<sup>[1]</sup>因此,《圣经》的汉译可以追溯到唐太宗贞观9年(公元635年)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传于中国时。当时,波斯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译出“旧法”(即《旧约》),“真经”(即《新约》)共27部。约十年后,波斯来华传教士景净结合当时的中国传统与文化,汉译出《圣经》经卷,但是其汉译深受唐代盛行的佛教,道教的影响,使得译文中有大量的佛、道词汇。这些景教徒的汉译均没有完整地译出《圣经》,直到1807年,作为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山鼻祖马礼逊来华,开始了被视为他“事业的巅峰之一”的《圣经》汉译工作,1823年在中国第一次将《圣经》全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基督教经典才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sup>[1]</sup>不久之后,马礼逊的译本经过修订,通顺达意,在用词上力求本色化,因而雅俗共赏,奠定了它的划时代地位。此后,马礼逊的译本“一直是新教各教会从事《圣经》翻译工作的蓝本,他的翻译还沿用至今。由狄考文(C.W.Mateer)和王宣枕在马译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完善的《官话和合本圣经》(俗称“和合本”或“和合本圣经”或“圣经”和合本)于1919年正式出版。“和合本”的文体更加通俗平易,是无数中外学者心血和智慧结晶。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最权威的译本,也是流传最广的译本。1992年出版了现代中文《圣经新译本》,至此,整个圣经汉译过程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14个世纪,时至今日,中文《圣经》也位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

### (二)《圣经》典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圣经》的中译本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最重要的影响就表现在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上,特别是其中的典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1. 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人道主义思想的产生。“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是从基督教精神出来。”中国作家周作人先生认为《旧约》里古代的几种纪事及预言书思想还嫌严厉,而略迟的几篇如《约拿书》就显示出“高大宽博的精神”<sup>[7]</sup>。这篇故事通篇讲的是巨鱼吞约拿,但篇末耶和華所说:“这蓖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

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显示了上帝耶和华的宽厚仁慈。在《新约》里,这种思想更加明显。《马太福音》中登山训众的话就是一例。耶稣对使徒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第五章三十八—三十九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第五章四十三—四十四),周作人认为,“这是何等博大的精神,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sup>[7]</sup>

2. 圣书对中国文学的文体影响巨大,极大的丰富了汉语语言。首先,白话《圣经》的流行给现代汉语带来了大量的语汇,如“最后的晚餐”、“最后的审判”、“旧瓶装新酒”、“一报还一报”、“不劳者不得食”、“披着羊皮的狼”、“挪亚方舟”、“以眼还眼”、“三位一体”、“犹大之吻”、“迷途的羊羔”、“骆驼穿过针眼”等<sup>[4]</sup>。这些词语都收进了《现代汉语词典》或《辞海》,成为现代汉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次,《圣经》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语汇,其中的典故对汉语语言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巨大。官话翻译圣经一方面对汉语的白话文流动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明显带动了五四以后的西方文学的白话翻译进程。中国作家周作人谈到圣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说“欧洲对圣书的译本助成各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这动因原是宗教的,也是无意的;圣书在中国,时地及位置都与欧洲不同,当然不能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在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与便利,这是我所深信的、不疑的”,周作人接着谈到圣书对新文学的影响,“我记得以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國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

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sup>[4]</sup>周作人的见解可谓敏锐,近代有大批作家的创作受到基督教思想艺术的影响,而且在文学创作中,大量使用诸如“天国”、“天使”、“福音”、“十字架”、“乐园”、“赎罪”、“忏悔”等名词,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圣经》的译本的影响。沈从文坦言,他初学写作是主要靠白话《圣经》。在反复阅读中,他“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并“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sup>[8]</sup>事实上,沈从文自然淡雅的文风也受“马太福音体的影响”。虽然不能说汉译《圣经》就是介绍中国新文字的工具,但它一定曾在这件事上做过重要的角色。正是《圣经》的汉译过程,使得汉语词汇日臻丰富,与中国文化逐渐融合,实现了翻译与文化的相互杂合。

总之,我们应该承认出自《圣经》的文学典故不仅其译出语来源广泛,而且其对译出语言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时时会遇到来自《圣经》中的各种典故,而这些进入英语和汉语文化背景的《圣经》文学典故,不仅数量众多,也被许多文学家或作家从中吸取素材,应用较为广泛,出自《圣经》翻译的典故和文学相互渗透融合,其魅力有增无减,历久不衰。

#### 参考文献:

- [1]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 [2]圣经典故成语[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3]王克非.近代翻译对汉语的影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6):458.
- [4]蒋晓华.《圣经》汉译及其对汉语的影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301.
- [5]庄文泉.《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初探[J].龙岩师专学报,2000,(1):23.
- [6]沈家贤.浅谈《圣经》典故对英语语言文学产生的影响[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5):51.
- [7]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J].小说月报,12卷1号.
- [8]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Impact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s Allusions o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ZHANG Ye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Abstract:** The Bible is the classics of Christianity and a remarkable literary works as well. Enormous literary allusions from the Bible mix together with various cultures and thus the traslation of the Bible's allusions play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Bible; allus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蒋先寒)